海风江韵

——海口湛江两地文学联展

（三十二）



菜园。 蒙海龙 作

故园轶事

□ 邓剑

小时候在村子里，我们居住的是雷州半岛典型的“三间五房”式民居。那时，家家户户屋前或屋后都有个园子，大的两亩有余，小的也有一亩。园子划出一小块种菜，其余的种果，这一方园子，便是那个年代与村里人生活息息相关的天地。

菜园子被篱笆环绕着，一畦畦菜地整齐排列，一年四季种着“应季”的各种蔬菜，有白菜、青菜、萝卜、葱、蒜……足够满足一家人日常吃菜的需求。那个年代施的是带着乡土气息的农家肥，我们给菜浇水施肥抓虫，为早出晚归挣工分的父母分担生活压力。园子长出的菜，是如今人们口中难得的纯天然食品。

紧挨着菜园的果园，则是另一番生机勃勃的景象。园里各类果树高低错落，郁郁葱葱。有高大挺拔的荔枝树、龙眼树、菠萝蜜树、芒果树；也有丛生的黄皮果树、石榴树。这些果树不仅能结出香甜的果子，供孩子们解馋充饥，其木材还是建房、打造农具的好原料。此外，竹筐、竹箩、竹筛等器具以及抓鱼捕虾的工具，都由竹篾编成，所以园子里的青竹为生活提供着便利。园子没有围栏，既是猪狗自由活动的栖息地，也是家禽的天然放养场。在树下吃树叶、吃落花、吃昆虫的鸡，那便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家内鸡”，肉质鲜美。

每年早春二月，园子里的果树陆续开花。最先绽放的是桃花，粉白相间的花朵缀满枝头，为园子染上一抹明媚春色。姐姐摘下两朵桃花，插在发间两根辫子的顶端，粉花映着笑脸，俏皮又好看。她兴高采烈地跑去展示给母亲，母亲赞美后不忘叮嘱：“春天护好花，夏天才多果。”

此后，芒果花、荔枝花、龙眼花、杨桃花也分别盛开，繁花似锦，将园子装扮得绚烂多彩，花香四溢。我们村子里“三间五房”的屋檐下，总挂着几个竹编的圆筒式蜂箱。园子的花香催醒了沉睡一个冬天的蜜蜂，它们成群结队在园子间穿梭，嗡嗡的振翅声组成了大合唱。

父亲时常查看蜂箱，当看到第一格蜂巢盛满蜜，便迫不及待地用刀切下，兑着凉水给我们喝。清甜的蜜水入喉，仿佛将整个春天的甜蜜与满满的父爱含在了口中，至今还萦绕心间。

夏天，馋了冬春两季的孩子们，终于盼来了成熟的果实。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这些水果就成了我们难得的美味。

园里的果树大多高大粗壮，爬树摘果是最开心的事。我们挎着小箩筐爬上树，把筐挂在结实的树枝上，双脚抵住下方枝干，一手牢牢抓住头顶的树枝，不断调整姿势保持平衡，另一只手去摘那些饱满成熟的果子，摘满一把就小心翼翼放进筐里。筐装满了，就用绳子把它慢慢放下来地面，再拉上空筐接着摘。

不过，采摘过程常出现“惊险”。有时为了摘到树梢上熟透的果子，我们不得不踩到树枝脆弱的地方。树枝在脚下摇摇晃晃，若再往前跨半个脚板就可能踩空摔下去。好在树下铺着厚厚的落叶，即便摔下来，也不会太疼。

要是实在够不着，我们就在地面用竹竿打树梢果子。可力气不好控制，常常一打，熟透的果子和没熟的青果就一起噼里啪啦掉下来。这时，母亲总会说：“轻点！轻点！别把没熟的打下来，多可惜呀！”后来，我们琢磨出用分叉的竹竿卡住果梗旋转将其折断的摘果办法。

那时候，最让我们揪心的是坏天气，它直接影响着果园的收成。果树扬花时，一场大雨就能打散花粉，导致无法授粉而难以结果，造成歉收。最可怕的还是台风，雷州半岛是强台风多发地区，虽然大部分果子都能赶在台风季前成熟。但有的年份，部分果实尚未熟透，台风却提前来袭。狂风过后，果园里满地都是残枝落叶和未成熟的青果。看着辛苦等待的果实毁于一旦，我们既痛心又失落。

还有一次放学回家，我发现原本枝繁叶茂、遮天蔽日的园子出现了一个大“空洞”。地上躺着一棵被砍倒的荔枝树，树枝已被锯去，只剩“丫”形树干。我慌慌张张跑去问母亲，她平和地说：“二伯家要建房子，得用结实的荔枝树做承载梁。这棵树是你爷爷当年特意为建房栽的，现在总算派上用场了。”听着这话，我心里满是不舍。二伯见我站在树干旁发呆，走过来拍一下我肩膀：“明年想吃荔枝，就到我园子里摘。”听了他的话，我心里的别扭才慢慢化开，毕竟树里藏着爷爷的心意。

随着社会的进步，村子渐渐发生变化，新农村规划建设也慢慢推开。村子里曾经星罗棋布的园子，或被新建设的村道从中间穿过，或被规划成住宅用地。为了留住这份珍贵的记忆，也为了让孩子们继续有果子解馋，村里规划了四十多亩植物园。大家把老果树精心移植到植物园，还有人从荒山坡上移来了野生果丛。如今，这片植物园里既有人工培育的果树，也保留着野生果丛的品种，从春到冬都有成熟的果子。

现在村里的孩子们依然能像我们小时候那样，在果树上嬉笑采摘，延续着这份独特的乡村乐趣。

鸟夜啼



■ 吴洪伟

白天听鸟，机鸣人语声充斥于耳，听不出鸟乐雀韵的美妙。夜里听鸟，则如星光点点照亮夜空，清泉潺潺洗涤五脏六腑，抒情画意又酣畅淋漓。

夜幕下，夜行鸟开始活跃起来了，那啼叫声如一粒粒透亮的翡翠坠入湖面，溅起朵朵水花，打湿了夜的宁静。这是白面水鸡在叫。

白面水鸡也叫秧鸡，脚大趾长，擅长于芦苇，在水草丛中行走，“苦恶苦恶”的求偶声响彻夜空，充满着荷尔蒙气息。当它们两情相悦配对成功，又传来了“咕嗒咕嗒”的和鸣，夜空中弥漫着爱的味道。父亲管这水禽叫“补锅鸟”（叫声跟客家音“补锅”相似），说它一叫春耕就来了，要早睡，一早到坡上种花生，到田里插秧，这水鸟的夜啼就成了农事的催耕曲了。

褐翅鸦鹃（红毛鸡）也在春夜里鸣叫，喙钩爪利，叫声沉闷，听起来就像被谁在背后敲了一记闷锤。繁殖期的鸦鹃“愚蠢”至极，做了爱的奴隶。从前，有捕鸟人在夜里点着灯，拿着鸦鹃的叫声录音在山间播放，鸦鹃以为是爱的呼唤，傻乎乎跑来被捉，悲惨地成了药酒配料中的主角。

五月的夜，八声杜鹃叫得最欢。叫声很特别，听起来像夜行人壮胆溜口哨，连续八声，由强变弱，渐渐消失在夜幕里，但它更多的时候叫声是三声长韵，听起来像本地白话“天吊水”三字的发音。雨夜里，八声杜鹃总是在河岸边的橄榄树和水蓊树上啼叫，听起来很是伤感。

夏夜，杜鹃的叫声充斥着夜空，“饿呵饿呵”叫声凄厉，大家对它不待见。后来才知道春夏之初是它的发情期，是它献给情人最动听的歌。

初秋之夜，鹰鹃也在叫。它外形似鹰，故此得名。喜栖息于高大乔木，藏于树冠，只闻其声难见其影。夜深人静时听它叫声伤感凄切，领悟到“杜鹃啼血”的含义。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原来鹰鹃也叫子规，是一只在唐诗里活成中华传统思念文化符号的鸟。“等是有家归不得，杜鹃休向耳边啼”，需要多少游子和离人的眼泪，才能酿成一杯醉人的离愁啊。

深秋，草木萧疏，落叶纷飞，鸟夜啼更为普遍。“淮南秋雨夜，高斋闻雁来”，归思正浓之际，听到自远而近的雁鸣，让韦应物思乡之情油然而生。“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那一夜，落泊才子张继对着渔火，听着鸦啼和夜半寒山寺的钟声，彻夜难眠，叫一个“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的游子情何以堪！

在岭南一带，秋夜里也常常听到鸟夜啼。有鹤影觅食归来，掠过夜空，传来声声啼鸣，猫头鹰昼伏夜出，在密林里发出“咕咕”啼叫，这鸟鸣声声，装点着南方静谧的夜空，秋，又深了几重。

听鸟夜啼，是一种诗意栖居的生活，是天籁的慷慨馈赠。

草潭赶海



赶海。 蒙海龙 作

■ 梁玉钦

很早就听到坊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江洪的鱼，草潭的蚝。江洪与草潭都在遂溪县，北部湾很相近的两个镇。

国庆假期，阳光明媚，正宜出行。草潭离遂溪县城六十多公里，陈老师驾驶，我们慢悠悠地晃荡过去。秋意正浓，草潭的海味正肥。这次不是为蚝，而是为螺。轰轰烈烈的挖螺大军，成了草潭十月一道独特的风景。

我们住宿在草潭镇甜娘村，这是陈老师的娘家。陈老师去看望了她九十岁的堂伯母。老人家精神矍铄，听说我们要挖螺却缺乏工具，就风风火火领我们到她儿子家去。

走在村子里，我们看到每家每户的门口都摆放着赶海的工具。就这样，我们有了三双水鞋，三个探照灯，三把耙子，一个塑料桶。怕不够用，主妇还给塞过两个网兜，我心里暗笑：能装满一桶就满足了。

随我们一起下海的，多了一个可爱的雅云小姑娘。甜娘村的路灯会在七点半亮起来，在午夜十二点熄灭，正是雅云告诉我的。她不说，我还没注意到村子里有路灯呢，村子的楼房整整齐齐排列着，每条路都硬化，村子富足而祥和。

夜幕刚刚降临，我们就迫不及待地向大海走去。通往大海的路宽敞，路上停着许多小车，人来人往，络绎不绝。

海滩上的灯火一盏盏，把黑黢黢的大海点亮了。大海今晚退潮退得很远，一排排的灯光画出的弧线有多远，海滩就有多阔！那点缀在海滩上的灯光，就是众多的挖螺者头上佩戴的探照灯。我们头上套着探照灯，脚穿高筒水鞋，手抓耙子，我靠在海滩上停泊着的一艘小木船，让小雅云给我这副赶海模样留了个影。

这一片海滩，从草潭镇中心直至北拉村，甚至更远，只觉得无边无际。海滩上挖螺的人，我也估算不出有多少，只觉得像星星点灯，人山人海。这海滩上的人挖螺，多半是在娱乐。

我与雅云一组，她有经验。我们想与陈老师、小丽她们比试比试，看谁挖的螺多。不足半个小时，我们就挖了小半桶的螺，挖到的几乎都是清一色的花甲贝，俗称花甲螺。

在海水涌动的那边，灯火非常辉煌，我以为是海上船只的灯光呢。陈老师说，那边也是挖螺的，那儿的螺肯定多。我和雅云来到这群挖螺的人群中，这儿人人低着头，刨沙捡螺。我们在一个中年妇女身边停下来，她是个挖螺快手，刨沙快，捡螺的速度也快。她用手中的耙子，轻轻松松就抛开一片泥沙，然后再用两只手捡螺。花甲贝蒙着泥沙，根本分不清哪些是泥哪些是螺，可她判断得那么准。不一会，她就挖了一小箩筐螺。我们羡慕她，走到她身边，侵占了她的“领地”，可是我们就是挖不出大姐那么多螺。三四米远处一位大叔，大概看出我们是新手，说：“朝着水洼处挖，螺一大把一大把的。”

雅云与我就专门盯着有水洼的地方，浅浅刨开一层泥沙，伸手进去，果真摸到一把花甲螺！我们掏出螺，心里乐开了花。雅云刨着泥沙，耙子的铁触碰着花甲螺的表壳发出声音，她乐滋滋地说：“这是钱发出的声音呀！”

雅云真逗，不过确实是钱发出的声音，满海滩在发出钱的声音，海滩上的每个人都在一刻不停地在捡钱！大概十几分钟，我们的桶就满了。看着满满的一桶螺，陈老师与小丽惊呆了。

“真有这么多呀！”陈老师说，“我刚才还说了，你们两个家伙是不是在闷声发大财呢。”我与雅云相视而笑，骄傲且得意。

站在宽阔的海滩上，我环视着这片丰饶的大海，感受着她赐予的欢乐与热闹。不一会儿，挖螺的人们陆陆续续归回，黑暗中传来他们互相呼喊着回家的声音，每个人都满载而归。

回去后我周身酸痛，一觉睡到第二天九点。陈老师说小丽七点钟就出去看海了，我也赶忙出去看海。

涨潮了。昨天挖螺的沙滩，此刻已经被海水淹没。海水清澈，湛蓝湛蓝的，昨晚停泊在沙滩上的小木舟，开始了它们新一天的使命。

立秋后的田野

■ 廖锦海

立秋过后，回乡下走走。

晨起溜达，村南的稻田便涌进眼来。稻穗谦卑地垂着头，穗尖上缀着晶莹的露。远处河边坡地上，山稔子叶早已褪去春夏的嫩绿浮躁，转为厚重墨绿，椭圆形的叶片，在晨光下显得沉稳内敛。这一切都静静地、不慌不忙地成熟着。

杜甫说“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李清照也说“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就连豁达的苏轼也要在《秋阳赋》里感叹一番。可此刻我站在故土的田埂上，满眼都是饱满的、沉甸甸的秋，它是稻穗擦过手心的痒，是山稔子成熟的香甜，是泥土被犁翻后散发出的母性的气息，是劳作一年后即将落定的踏实。

上初中时，我参加作文竞赛获得了二等奖，有些得意忘形。母亲从灶间出来，指着村南的稻田说：“稻子弯了腰。”我顺着她的手望去，满田稻穗弯腰低头。“人也是这样，”母亲说，“越饱满的，头越低。”

母亲的话像一阵凉风，吹散了我心头那点浮躁的热气，昂着的头不自觉地低了下来。稻田里那些饱满的谷穗，它们总是弯着腰、低着头，风一吹便沙沙作响，像是在轻声细语地交谈；而那些稗子，却总是高高地昂着空瘪的脑袋，随风摇摆，显得格外轻浮。

母亲不是在否定我的成绩，而是在提醒我，只有低下头，才能看见脚下还有多长的路要走，才能听见泥土里那些关于生长的、更深的秘密。真正沉甸甸的，不是那张奖状，而是母亲这句话，它让年少的我第一次尝到了“谷穗知秋”的滋味——原来低头，不是认输，而是为了把根扎得更深。那一刻我忽然明白，秋不是结束，而是丰收的别名，是大地打开它的宝库，把积攒了一夏的阳光尽数归还给人间的时节。

太阳渐渐升高了，露水化成了雾气，田野笼在一片淡淡的氤氲里。我忽然觉得，这满世界的成熟里，有一种近乎厚重的安宁。

归家时，我在田埂上采了一枝蒲公英。轻轻一吹，绒球便散开来，带着小小的种子，飘向上空。原来秋天的全部秘密，就藏在这些飘飞的种子里——它们看似在告别，其实是在赴一场新的约会。

秋阳照在背上，暖融融的。故乡立秋过后的田野，藏着饱满而温暖的幸福。

父亲的木船

（外一首）

■ 陈 强

木船自大陆之南的渔村解缆
一舱烟火，一舱生计
驶过湛江港，驶出雷州湾
闯入琼州海峡翻涌的狂澜

半个世纪，暗礁与急流往复
铁板铸就的船头劈开风浪
如一柄沉钝的犁，
耕耘南海波浪

帆，缝了又补，旧了再换
恰似父亲身上洗褪色的布衫
针脚缝进岁岁朝朝
浸过无数寒来暑往

帆鼓起来，便和涛声共振
撞碎山海之间沉沉的寂静
一船打捞来的晨昏四季
托举我们兄弟长大成人

而今，父亲早已归于沧海
那艘木船依旧泊在滩岸
独守一湾潮起潮落
他那支心爱的水烟筒，总在我梦里
咕噜，咕噜，吐出海的轻叹

剖鱼的渔妇

刀锋划过鱼腹，剖开大海的馈赠
分拣，清洗，撒下粗盐
一片片鱼肉，摊开在木竹排
交由海风与日光慢慢风干

风干的鱼片，
如一行行海的诗笺
海风反复翻阅，一遍遍浸卷
每个日子都溢满诗味的腥咸

烈日烙红渔妇的面颊
咸涩海水漫过赤裸趾尖
刀锋起落之间，一双巧手
剖开烟火人间

夕阳沉落，暮色漫过滩涂
月光似一方柔软素巾
拭去她满身淋漓的汗
也轻轻抚平心底淤积的悲欢

旧巷拾忆

（组诗）

■ 陈 燕

竹菜篮

外婆的竹篮挂在墙上
篮底缠着铁丝
我问她现在还用不用
她说不用了，现在用塑料袋
我说篮子留着做什么
她说，挂在那里好看

老屋门环

我敲了两下门环
没人应，又敲了两下
隔壁阿婆开门，问我找谁
我说随便看看
她说，这屋空了好几年了

巷口老藤

老藤从墙上垂下来
一个送外卖的骑手经过
低头躲了一下，还是刮到了
他停下车，回头看了一眼
藤还在晃

旧连环画

箱底有几本连环画
我拿出来翻，儿子凑过来
问这是什么
我说连环画，我小时候看的
他翻了两页，说没意思
走了，我把连环画
放回箱底

本版稿件由《湛江日报》提供

地址:(570206)海口市南沙路69号 电话:66829805 广告部:66829818 传真:66826622 广告许可证:海工商广字第008号 发行部:66660806 海口日报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电话:66829788 定价:1.5元